

边缘

〔法〕 奥利维埃·亚当 / 著
陆洵 / 译

Les Lisiè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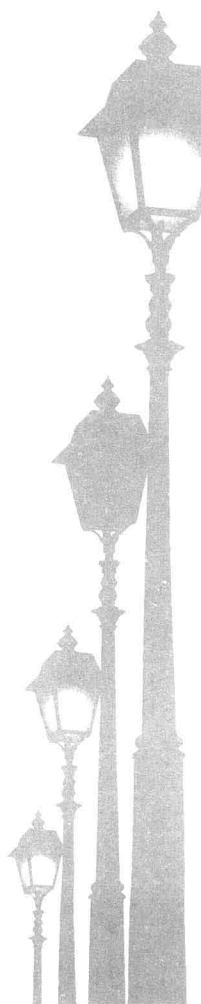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边缘

〔法〕 奥利维埃·亚当 / 著

陆洵 /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3-7900

Olivier Adam

LES LISIÈRES

© Editions Flammarion, Paris, 2012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缘/(法)亚当著;陆洵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ISBN 978-7-02-010168-9

Ⅳ. ①45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0610号

责任编辑 黄凌霞 张海香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杨益民

责任印制 史 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90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160毫米 1/32

印 张 13.5 插页3

版 次 2013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168-9

定 价 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评选并出版“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是一项新创的国际文学作品评选活动 and 出版活动。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由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和文学出版机构为外国当代作家作品评奖、颁奖，并将一年一度进行下去，这是一个首创。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联合举办，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评选委员会由分评选委员会和总评选委员会构成。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遴选专家，组成分评选委员会，负责语种对象国作品的初评工作；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上述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委派专家组成总评委会，负责终评工作。每一年度入选作品不得超过八部。入选作品的作者将获得总评委会颁发的证书，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成丛书出版，丛书名即为：“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总评委会认为，入选“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作品应当是：世界各国每一年度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有益于人类的进步，能够体现突出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美学追求，并在一定范围内已经产生较大的影响。

总评委会希望这项活动能够产生这样的意义,即以中国学者的文学立场和美学视角,对当代外国小说作品进行评价和选择,体现世界文学研究中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以科学、严谨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推进优秀外国小说的译介出版工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自2002年第一届评选揭晓到2012年,“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已成功举办十一届,共有二十个国家的六十九部优秀作品获奖,其中,2006年度法国获奖作品的作家勒克莱齐奥先生荣获了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足见这一奖项的权威性和前瞻性,也使“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重要文学奖项。

自2008年开始,这套书不再以外文原版书出版时间标示年度,而改为以评选时间标示年度。我们相信,“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评选及其出版将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评选委员会

总评选委员会

主任

聂震宁 陈众议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叶廷芳 刘文飞 刘海平 陈众议

陆建德 吴岳添 肖丽媛 盛力

聂震宁 黄宝生 程朝翔 管士光

秘书长

欧阳韬

法国文学评选委员会

主任

吴岳添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车槿山 李玉民 余中先 吴岳添 谭立德

边缘,同时又是隔阂,又是鸿沟。小说《边缘》的主人公保尔上有老、下有小,离了婚,天天跑医院看护母亲,面对尴尬的生活他焦头烂额,面对空虚的内心他软弱无力。他只有通过忠实的回忆,通过细腻的创作,把这一切的细枝末节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这些与他有类似感觉的读者。

保尔是个边缘人,不属于主流社会,不属于众人世界。他生活在现实生活和回忆之间,在家庭生活与破碎的婚姻之间,而就在这边缘上,作者奥利维埃·亚当引领读者更好地见识了当今法国社会的千百种面貌。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Paul, protagoniste du roman *Les Lisières*, mène une vie désastreuse, divorcé, se déplaçant sans cesse, avec une mère hospitalière et un père solitaire, avec deux enfants qu'il ne voit qu'une fois tous les quinze jours. Il lui est impossible de faire le moindre changement face à sa vie pleine d'embarras, à son intérieur vide. Il ne peut faire rien d'autre que de nous faire part, par ses mémoires très sensibles, par ses écrits très en détails, de cette situation d'être dans les lisières.

Les Lisières, ce sont aussi les frontières, l'isolement. Paul ne fait pas vraiment parti du monde, de la société courante, il se trouve entre la vie réelle et ses souvenirs, entre la vie familiale et le mariage brisé... C'est justement dans ces lisières que l'auteur Olivier Adam nous amène à mieux connaître les mille aspects de la France d'aujourd'hui.

**Jury des meilleurs romans
étrangers annuels du XXI^e siècle**

译者前言

法国作家奥利维埃·亚当生于1974年,按照中国流行的说法,他属于“70后”作家。他从小在巴黎郊区长大,现定居在布列塔尼的圣马洛市。自2000年出版第一部小说《我很好,别担心》以来,他已经创作出版了包括青少年读物在内的十几部作品,其中《度过寒冬》获得2004年龚古尔短篇小说奖,《无依无靠》获2007年法国电视台小说大奖和2008年让-阿米拉-梅克尔奖,《逆风》获2009年RTL电台阅读奖。他还参与过数部电影的编剧,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我很好,别担心》获2007年法国电影金星奖最佳编剧奖,担任编剧的电视剧《妈妈疯了》获2007年法国拉罗谢尔电视节最佳剧本奖。

《边缘》是奥利维埃·亚当的第十部小说。继《无依无靠》在2007年与龚古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之后,《边缘》依然未获文学评审的垂青,但这并不妨碍这部小说被法国广大读者追捧,它牢牢占据法国各大书店销售排行榜前列。在奥利维埃身上,大众的喜爱与学院派的品位似乎总是难以调和。不过在今年6月20日,他凭借这部小说获得了法国布列塔尼文学奖。这或许也是学院派评审对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的某种补偿与肯定。

《边缘》的主人公保尔·斯泰纳是一名事业有成的作家和编剧,本应享受阳光般的生活,不想却在不惑之年经历了人生的巨大危机。他和妻子离了婚,却仍对她一往情深,对孩子的思念也是与日俱增。尽管写作上小有成就,可以出入巴黎的文艺圈,但他又与这样的圈子格格不入。他的内心总有点自卑,因为他的爸爸是工人,他的爷爷是道路清洁工。他那么喜欢日本,曾经在那里度过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可是,一场海啸却将那里的一切摧毁殆尽……这一切,都将保尔推向了生活的边缘。

主人公小时候在城市的边缘成长,长大之后他迫切地逃离了这个曾经造就了他的地方。但如今他又不得不回到了这里,在这里面对他的父母,他的哥哥,他的前妻,他的孩子,他的同学,他的朋友,他的情人,甚至是他那刚出生便匆匆离世的双胞胎弟弟的相片,一种生活在世界边缘的感觉时时萦绕着保尔,他非常想弄清楚这样的感觉从何而来。

在《边缘》这部小说里,奥利维埃以自己的成长经历为蓝本,生动勾勒出当今法国社会中生活在城郊的平民阶层的众生相。非常巧合的是,现实中的奥利维埃和他笔下的主人公保尔年龄相仿,职业相同。即便作者本人不承认,我们也可以推断说保尔身上有奥利维埃的影子。奥利维埃从小在小说中所描绘的边缘之地长大,这个地方并不确指某个城市,只是泛泛地称为巴黎郊区。他就来自这个地方,可是他对这个地方丝毫没有依恋感。与流光溢彩的巴黎市不同,这片环绕市中心的郊区其实充斥着无趣的住宅与厂房,没有喧嚣,远离繁华。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大都是平民阶层,或勉强步入中产阶级。既然他们住在城外,住在郊区,他们也便生活在了边缘。他们的生活始终远离中心:远离五光十色的都市中心,远

离政治决策的中心,也远离媒体关注的中心。没有人在政治上替他们代言,即便有人在媒体上介绍他们,却连他们自己都很难认同。在文学中或电影中时常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但里面往往是以俯视的视角去看待他们,充斥着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优越感。这对他们而言,显然是拒绝他们,否定他们。

如果说“郊区”是小说表达的一种边缘,那么“社会阶层”便是小说所表达的另一种边缘。诚如主人公保尔所坦言:他的父母来自非常普通的阶层。他们勉强挤进了通往中产阶级的狭小通道内,却依然只能住在巴黎郊区的普通住宅里。当工人的父亲省吃俭用,只是为了让他的两个孩子除了上学之外,还能学乐器、练网球,能够外出度假,能够享受明媚的阳光和蔚蓝的海洋。后来由于学习与工作的关系,保尔来到了巴黎,跨入了文学圈。但这个五光十色的巴黎,这个充满格调与风范的巴黎,却与出身贫寒的保尔格格不入,总让他难以融入其中。社会阶层的变化使得保尔不禁扪心自问:“我究竟属于什么地方?”《边缘》这部小说也正是对这一疑惑的回应。这样跌宕的人生际遇,让我不禁想起台湾作家龙应台的感悟,她说像她这一代的“社会精英”,尽管看起来仿佛头角峥嵘,虎虎生风,其实内心深处都隐藏着土里土气、卑微朴素的原乡。在她眼里,她们那一代人的父母,不是工人,便是农民,个个都是饱经风霜满脸沟壑的面容,和身边那些优游从容、洞悉世事的中年儿女,就是两个阶级、两个世界的人。对同一家庭中社会阶层的戏剧性差异和对都市化进程中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探讨,也正是《边缘》这部小说的主旨之一。

奥利维埃·亚当在十多年的小说创作中,既能挖掘人性,又能剖析社会,法国当代小说家鲜有人能像他这样洞察现实。他的小说最好地诠释了“社会小说”这一文学概念,包括《边

缘》在内的一系列作品实现了全景展现当今法国社会现状的文学雄心。他描写中产阶级,描写普罗大众,描写外省风貌,描写城市郊区。他笔下的人物,有羸弱的父亲,有孤单的孩子,有失业的青年,有分手的夫妻,有许许多多行走在社会边缘的男男女女。非常矛盾的是,这些描写的对象,既是他作品的中心,也是现实中的边缘。《边缘》这部小说在社会不同阶层人物的刻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奥利维埃在借鉴自己个人生活经验的基础上,把一个离了婚、行走在社会边缘的男人的个人生活,与法国平民阶层和中产阶级的情感共鸣糅合在了一起。法国评论界也因而盛赞他为“社会型作家”。他的写作汹涌澎湃,收放自如,与叙事的形式紧密贴合。阅读他的作品,开始会略带艰难,但越往后读,便会渐入佳境。压抑许久的阅读快感会彻底释放,读者最终会为这个故事动容不已。虽然《边缘》这部作品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但我感觉作者并非只是发出“个人的呐喊”,而是在用洪亮的集体声音叙述。作者对人物所处的社会阶层观察细致,表达准确,这部小说让我们看到个人在家庭背景下的喜怒哀乐,看到个人在社会变革中的命运转折。在他的小说里,我们读不到“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闭塞情感,我们为之触动的是作者“常怀千岁忧”的博大情怀。

回想我们自己,人生三四十载已经悄然而过。由于学习、工作、生活,我们从童年的故乡逃入了一个又一个异乡。在那里,我们寻找到了故乡没有的精彩,但也触碰到了故乡没有的无奈,一种缺失的无奈。我们常常在奔忙中忘却了内心的自我,忘却了生活的本义。其实,让我们处于边缘的,不是物质的缺失,而是情感的淡漠。奥利维埃在《边缘》一书中把“疾病”(la Maladie)一词大写,意在强调这正是现代人所共有的

一种社会病，一种群体症。这样的逃避，这样的冷漠，也是一种矛盾的心绪。当我们回到带有我们成长印记的故土，我们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属于那里。若干年前，我们会想，我不要在那里待一辈子。若干年后，当我们回首往事，我们却发现自己对那片故土是如此眷恋，因为那里有自己的亲人、同学、朋友。这正是《边缘》深深触动我们情怀的地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隐藏在自己内心的那份真实。

当同为“70后”的我拿到这部小说准备翻译时，我的内心始终战战兢兢，生怕理解不了故事的背景，生怕明白不了人物的感情。虽然曾经在那个遥远的国度游览过，学习过，生活过，也工作过，但我依然未曾深层次地接触过璀璨夺目的埃菲尔铁塔背后的另一副面容。比起复古奢华、光鲜逼人的亮丽外表，这副面容更加真实，更加生活，更显焦虑，更接地气。当我在仲夏之夜译完《边缘》的最后一段时，我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想，这何尝不是我们的故事？这何尝不是我们的人生？我们总觉得别人更好，他乡更美，总觉得生活在别处，总觉得只有顶着午后的阳光，在巴黎左岸喝着咖啡，看日贯长虹，看芸芸众生，那才会此生无憾。其实，生活不在别处，生活就在此地。生活就在我们的脚下，就在我们挚爱着的人的身上。

真正的生活，就是和你在一起，从容不迫，细水长流；真正的生活，就是无论生活如何边缘，还有你我手手相携，心存爱念；真正的生活，便是虽有百般焦灼，万千迷茫，但仍然充满明净的曙光。——这正是《边缘》这部法国小说洒向读者的暖人光芒。

陆 洵

2013年8月于苏州天赐庄

献给卡琳娜

“我又遇见更有钱的邻居/看见妈妈的同事/他们住在更别致的小屋里/阶级斗争,就是有片花园/就是有张乒乓球桌/就是每人有自己的房间/就是硕大的客厅里有个壁炉/就是丈夫抽着烟斗/就是有辆新车,就是有个塞得满满的冰箱/就是有暑假/就是有漂亮的衣服,干净整洁,能闻到空气的清香。”

——帕斯卡尔·布阿兹,蒙德尔森乐队,
《芭芭拉》,1983年

“千千万万的生活,在屋檐下隐藏/像密密麻麻的蚂蚁,把世界承载在你的肩膀上/宛若柳树一样,能屈能伸,却安然无恙/像密密麻麻的蚂蚁,把世界承载在你的肩膀上。

房子城堡/沙之墙,风之墙/未来的气息撩拨着我们的欲望/宛若树叶,正在腐烂/金光四射,映照夕阳/宛若小狗,毫无声响/你呢,你成了什么模样?/我问你/你呢,你成了什么模样?”

——热拉尔·芒塞,《你成了什么模样?》

第一部分

我把车停在了对面的便道上。我瞟了一眼后视镜。后座上,玛农正在收拾她的东西,瀑布般的黑发遮住了她的脸庞。在她边上,克莱芒正从倦意中缓缓醒来。六个月时间并不足以让我适应这一切,适应这种若即若离的生活,这些每两周便要蹉跎一次的周末,这些周日的夜晚,这些在与他们重逢前必须要等待的十二天。这十二天的空虚,电话和电邮都无法填补。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怎么会沦落到这般境地?我把手伸给我的女儿,她紧紧地握着,在上面留下了一个吻。

“会变好吗,爸爸?”

我耸了耸肩,挤出一丝让人放心的微笑。她从汽车里走了出来,后面跟着她弟弟。我一把抓起他们放在后备厢的行李,跟上了他们。马路对面,萨拉的房子不再属于我。不过一切,几乎一切都未有改变。我只拿走了我的衣服、我的电脑和几本书。每逢周日,当我把孩子带来时,我觉得就这样走掉似乎很愚蠢,我不明白自己的生活为何停滞不前。我有些魂不守舍。六个月以来,我只是一个游荡的灵魂,一副软弱的皮囊,一具空虚的躯壳。某样东西热切地对我说,我的一部分继续在这间屋子里正常地生活,只是我对此一无所知。花园里,万物正在焕发生机。漂亮的粉红色花朵铺成了地毯,一直绵